

13/162
善牧會創始人

真福貝勒蒂修女事略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善牧會創始人

真福貝勒蒂修女事略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V I T A

Beatae MARIÆ a S^a Euphrasia PELLETIER
Fundatricis Congregationis "Le Bon Pasteur, d'Angers"



准 惠 教 主 海 上

秋 年 四 三 九 一



蒂勒貝西辣弗歐聖亞利瑪女福

La Bienheureuse Marie de Sainte Euphrasie Pelletier
(1796—1868)



上海善牧會寄宿婦女住宅

Maison du Bon Pasteur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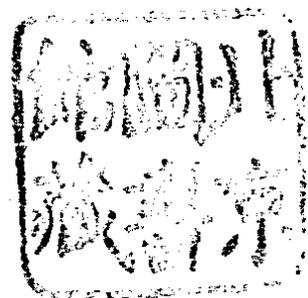


上海善牧會修院

Couvent du Bon Pasteur
(Shanghai)

目錄

幼年時代	一
她在多而時所受的教育	六
聖召	十
初願儀式	十八
多而濟良所的院長	廿一
晝日愛的新建設	廿五
總會長職務的產生	廿九
繁榮的發展	三十三
再後的勸告	四十三
儀表和才智德性	四十九
眞福列品的榮銜	五十一
榮典	五十七
上海分院	五十九



善牧會創始人真福貝勒蒂修女事畧

楊壽康譯

福女瑪利亞聖歐弗辣西貝勒蒂的幼年時代

「假如我能阻止一個大罪，我便非常欣幸。」這是大聖依納爵勞郁拉 (Ignace de Loyola) 所講的一句話。一七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適值他的瞻禮紀念，却產生了一位女孩，她的心，充滿了傳揚聖道的願望，正和那聖人一般無二；她的整個一生，全用於找尋和救濟迷途的羔羊；她的熱誠，竟使寰球各處，無數靈魂，受她的領導而終究歸向了「善牧耶穌」的慈心。

羅司維日尼貝勒蒂 (Rose Virginie Pelletier) 誕生在房台 (Vendée)

地方，那裡是有名的英雄，聖人和殉道者的產生地。她的父親貝勒蒂醫士，
(le Docteur Pelletier) 向在蘇朗 (Soulans) 城執業，踵門就診的主顧，絡繹

不絕。一七八一年，他娶了一位當地富有而又可愛的少女。當這對青年夫婦度着幸福的生活時，不幸的革命却爆發了。於是，貝勒蒂全家老少，不得不離了蘇城，遷避奴滑而磨梯島，(Naimoutier) 自此，他們的生活更不如前。當時許多避就奴島的家庭，都已找到了安身之處，但是不久，便被當局發覺。經過一番奮勇的抵抗後，王黨終究失敗，全島淪陷在革命軍手裡。幾個月時期裡，慘遭殺戮或溺斃的犧牲者，不下一千二百之眾。貝勒蒂一家，雖免慘死，然而受苦也已不淺：目睹親友被戮，聖堂焚燬，教士遭放逐逮捕的窘迫，聖教受七年長期驅除的困厄。

就在這顛沛流離的時候，貝勒蒂家第八個小孩，產生入世，取名羅司，生後幾小時便領聖洗。周年後，她從一位勇敢司鐸的手裡，得到補行洗禮。這位司鐸，專因受苦的民眾，特地冒險回來執行教務和聖事的。在這恐怖

時代，基督精神初期的堅毅和偉大已放苞吐蕊了。羅司始終不愧爲真正「房台的女兒」將來寬猛並濟，一手統治自創的一百十處修院，兼能深得三千屬員信任心的這位尊貴女子，這時早已顯露着堅強勇毅的特性了。

這熱烈而有活潑眼睛的小女子，在童年時代，她日後的光榮，已示先兆。礁石，大海，以及本生島上的露天自由生活，都給予她不少純潔的樂趣。她真摯地虔誠，不論何事，盡心幹着，雖則有時不免玩着無辜的戲弄，但是仍然不失爲一個完美的好女孩。有一次，偶在林間散步，瞥見一個老者，熟睡樹下。那時天氣炎熱，老人的假髮因此已從禿頂卸下，懸掛杖頭。這種機會，竟使好弄的羅司，受了一種不可抵禦的誘惑，她拿了假髮躲開了。老人醒後的爲難情形，當然不言可知，但是不久便得解救，當他回抵家門，便發

現那束假髮懸釘門上：另有一次，在長姊家裡，她把酒桶的塞子拔去，使它流着玩。這些舉動，當然不能稱爲德行，但在這些類似的頑皮行動之後，她必彌補無疑。因爲羅司有精密審慎的良心，當她隨想隨做的精神使她幹錯了事，每到晚禱時，她必深疚痛悔日間的過失而重重處罰自己。她常赤了腳放在方磚上，有時整點鐘的做着這種懲罰，一面囑咐她的忠心女僕，不要告訴母親。

受了她賢明父母的接觸和薰陶，羅司早就學到聖教愛德的訓範。她的父親，用他的醫術濟助貧困。一天，遇見一個折足的農夫，他親自負背他回來，并且囑託他的夫人照顧看護他。當時有一個認識貝夫人的人，曾這樣讚許說：『貝夫人簡直就是仁愛的本身。她非但肯慷慨施捨，并且還親身探望和照料貧苦的人們。』——『多少次數，另一個人說，我們看見她周

旋病榻左右，然後親代部署整理病家的秩序！當我們看到處處清潔，事事就緒，我們便知道那位好天神，一定已經來過了。」

一八〇六年，貝醫士棄世長逝，貝夫人突遭變故，從此痛定思痛，哀毀終身。羅司向受父親特別寵愛，以後，把愛父之心，也完全轉注母親之身，貝夫人死後三十年，那時羅司已做了善牧會總會長，有人偶然談起她的母親，她還悲不自勝地淚如泉湧。在場的一位修女見了，親熱地問她道：「姆姆，你對你的神女們，爲何從未談起你所摯愛的母親？」——「噢！她回答說，自我喪失了她之後，每次說到她的名字，沒有一回，不使我深感苦楚的創痛的。我深愛她，當我得到她的棄世消息時，簡直使我痛不欲生呢！」

羅司維日尼十一歲時，初領聖體。多年以後，有人聽她講起當時的感想：「當我初次領受吾主時，我感覺一種精神的超越。從這日起，我便感覺

傾向修道生活。』

她初領的翌年，遷徐林 (Cruslines) 修會的修女在奴滑而磨梯島，設立了一所學校，羅司便進該校肄業。她興奮和狂熱的性格，使師長們，感到顧慮。其中之一，曾對她說：『你將來非天神，即魔鬼。』——『我嗎！羅司確定地答覆道，將來我做修女！』——『你，像你這種性格，你想做修女嗎？』——『我明知應當破毀自己，但是我將來必做修女！』

她在多而 (Tour) 時所受的教育

一八一〇年，貝醫士死後四年，貝夫人決計離開奴島，回居蘇城。貝夫人有一個女友，名叫孝白萊夫人 (Mme Chobelet) 的，好幾年前，在多而 (Tour) 城創立了一個「女教友協會」 (Association Chrétienne) 同時附設女子寄

宿學校一所，不久便很發達。貝夫人願意她的女兒，受到一種完備的教育，所以決意把十四歲的羅司託付給這幼年時的女友。母女離別，非常痛苦。而且，這少年學生，寄宿校內，非但找不到她需要的母愛，尙未熟識的師長，又不能了解她的性情，更兼那時她的告解司鐸，待她非常嚴厲，過甚的責難，使她精審的良心，深感不安。幸而天主的上智，暗中佈置了一位慰藉的天神在她左右。師長之中，有一位理搦女士（*Mme. de L'Herminie*）對於這憂愁失所，無依無靠的孩子，起了注意。她得到了羅司的信任，并且把她自己內心燃燒着的救靈熱，也傳佈到她的被保護人身心。將近聖神降臨的時候，羅司看着大部分學生的不良態度，很覺難堪。她便請求理搦女士，許她乘間開導她的同學，希望由她的影響，發生良好的結果。這種工作，當然很難，非有極大的機智，不易見效，然而羅司竟告成功。比她年長的許多同學，非

但絲毫不懷拂逆之意，竟頓改舊觀，直到學期終結，成爲模範學生。『我從此明白，理搦女士會記述道，羅司維日尼將來所能成就的事業，未可限量』。

實際，這師生之間，有很多雷同的地方。理搦女士的父親會遭刑台的慘死，母親受過十八個月的牢禁。羅司父母的遭遇，雖不至如此，然而因信德而受苦，也已不淺。一位傳記家曾經爲這兩個特選的靈魂寫照。她們師生二人，相差不過幾歲。『這兩個人，他寫道，對於別人修成的願望，都感着興奮。堅毅是理搦女士的個性，親熱善感是羅司維日尼的特質。前者勝於理智，後者富於感情。但是兩個人都有動人的天才，大凡接近她們的，都得愛着她們，他們呢，便利用這種勢力，吸引人家趨向德行。她們都有高明的判決力，富足的常識，因此，對於一切攻擊威權或違棄常道而好立異建奇

的人們，她們都不信任。『還有一點相同的地方，就是她們的好善之心彼此都勝過疾惡之念。理搨女士的一句名言，領導她的學生，正如光明的燈塔一般，這位聖業師會說：『把德行的美妙，顯示之後，見到了的靈魂，不必再看惡行的醜相，便不知不覺地自然會去惡從善。』羅司維日尼把這教訓，刻骨銘心地牢記不忘。她常盡力設法，助長好德的觀念，她不時表現耶穌和聖人們的言行，使人取法。對於罪婦們的訓話，無非充滿着勸善思想，她常鼓勵她們說：以前的失足，不該過於顧慮，爲追求德行而發生的奮勉，已足稱爲德行，一天活着，便有一天的希望。

理搨和羅司，師生二人，對於聖經都感着特別的趨向。這裡也是他們兩人相同的一點。

在一八一三年，羅司維日尼又遭母喪。她的心碎了。幸而尚有理搨女

士爲伴，然而不久，這唯一的良友離了女教友協會去進迂徐林修會。羅司從此熒熒一身，慰藉無人。她便也想離校他去。孝白萊夫人是一個熱心的人，但是性情有些古怪，缺乏統治團體的能力。她本希望貝勒蒂女士繼續理搦女士的位置，所以一聞羅司維日尼無意參加女教友協會，便說她忘恩負義。羅司維日尼終究情愿追踵她的良友，理搦女士呢，也早知羅司對於修道生活的傾向，所以她寫信給她說：『聖迂徐修院裡，一個小房間已等着你了！』吾主親自得選擇她呢！惟天性堅毅的人，才能服從，羅司現在完全聽憑上主領導。

聖召

羅司維日尼每次赴多而大堂參與教儀時，常得走過一所奇妙的建

築大家稱它叫「濟良所」她曾經聽說那裡是專門安置輕浮貪玩的女子。有一次，她和同學們在這濟良所的小堂裡，參與聖體降福禮，一見那些白衣的修女，她便感覺一種不可抵抗的吸引，同時她的靈魂更想起理搨女士和她講過的那種感化罪婦事業的高超性。這簡單的願望漸成爲堅決的意志，她決計要進那仁愛聖母修會。(Notre-Dame de Charité).

羅司維日尼那時正十八歲。她把她的志願告訴瑪叔先生，

said 她的姊丈而又兼監護人，請求他的准允。他斷然拒絕。「假如你要修道，他答覆她道，儘可進聖心會，至若獻身濟良所服務，萬勿夢想。」他以爲一個受教育的女子，不屑去幹這種事業。其實這種事業，何嘗不是從天主來的呢！羅司的師長們，也不贊成她的意見，都以爲是一種童孺的任性行爲。其中有一位，却聽信了羅司的話，陪她去參觀仁愛聖母會的修院。羅司

進見院長之後，剖陳心中一切，院長允她，如得家人同意，隨可收她入會。不意回校後，風波頓起。孝白萊夫人，不見羅司，便起注意，及知底蘊，深感不滿，晚餐時，罰她祇准用麵包清水，於是學生羣起公憤，深怪校長不應阻止學生的聖召。

不久，管理濟良所的修女們，致書羅司，其中之一，寫道：『當我祈禱時，聖母詔告我，如果你對於你的聖召，決意忠實，你必能進我們的修會。』羅司生平，特別敬愛聖母，接到那信，頓覺心慰萬分。她的姊丈，那時也不復反對。准她進會。惟須滿了二十一歲，才可發願。

羅司維日尼竟得如願以償，但是不免的痛苦，還等着她。她生性熱烈，她所願的，熱烈地願望着，志在必得而後已。初試期間，雖已稱為模範生，但她得等了幾乎一年，才行穿服儀式。這種延遲，實屬例外，尤其當院長已明

認她是一位出眾的屬員時，更覺異常。才經初試，她便被派在管理從良婦女的女師傅指導之下，使她學習領導靈魂的艱難職務。在這時候，她致書多而城的聖衣會院長，請她代禱：『使她日後，不但能感化多而城的罪婦，改過遷善，還能救到許多遠地異族的靈魂。』

一八一五年九月六日，羅司維日尼終究穿到了久所希冀的會服。她還得取一個新名。起初她想取名聖德肋撒，(Sainte Thérèse) 但是院長怪她含蓄的意義太奢望了，命她重行選擇道：『你應尋覓聖人中最謙遜，最不出名的名字。』這個指摘，使她微覺愧赧，她翻閱致命列傳，可巧遇到了聖歐弗辣西之名，(Euphrasie) 這個選擇，頗稱適合，因為歐弗辣西，意思表示『善於辭令。』

瑪利亞聖歐弗辣西，一經穿了會服，從此便屬於那十七世紀時聖若

望安特 (St. Jean Eudes) 所創立的修會。聖若望安特在他行使傳教職務時，感到安置新從良的罪婦，有創設濟良所的必要，以便那些可憐的靈魂，在那裡可受相當的教導和安慰，又可接近聖事，脫離危險機會，使她們在德性未堅之前，能得平安和妥善的生活。這種動機，便產生了仁愛聖母修女會，就是安特神父當時和幾位熱心女子爲收容一小部份悔過婦女而在街盜 (Craen) 所創立的修會。這會的組織，採用往見會 (In Visitation) 制度，會章却取法於聖奧古司丁 (St. Augustine)

這會的特點，就是三願之外，修女還得發第四個願：專務感化罪人的願。立會的創始人，會有這樣動人的言語：『一個靈魂，他寫道，勝過一個世界，所以，假手於一個靈魂，而援助，提拔它脫離罪惡的陷坑，實較無中生有，創造整個世界的功績還大。領導一個靈魂，趨向聖寵的超性道路，是一種

比統治全世界政務更高超的事業。」

照聖師金口若望 (St. Chrysostom) 的說法，是這樣講：『用仁愛的真精神去幹救靈工作，比較肉體上最嚴厲的克苦工夫好得多。』

新會成立後，發展遲緩，一六六六年，得到教王亞歷山第七 (Alexander VII) 的贊助。一七八九年，當革命爆發的時候，在全法國僅有分會七處，那裡的女修士，都得離散或出境，直至風波平靜為止。多而的會所，在一八〇六年，始又重行恢復。

那時會員人數，並不眾多，初學不過數人，在會的修女，當然都很有聖德，但是時代的恐怖，把她們安靜的生活早早破裂。就在這足以矜式而却弱小的團體裡，瑪利亞·聖歐弗辣西加入她青年的毅力。會中的導師，要加意的培植她，有時欽佩她的神情不禁流露言詞：『她將來必成大器，我覺

得她，有着不可名言的異常。」這位初學出眾的地方，便是有着純潔的天真，開展的靈魂，純粹的樸質，連合了一種超於年齡以上的練達判決力。

那時她雖欣幸，初學畢竟是初學；終究是受試、磨練的艱苦時期。這位勇敢初學的天然毅力和活動，還得入超、神化；因此，那明智的導師，多時沒有命她做一件事。她的職務，僅僅是拭淨祭臺旁十三個座位，這種工作，頃刻完畢，因此，往往在一天中，她重復三次。院長的意思第一要領導她傾向內心生活，所以特別鼓勵她深究聖經，對於這項研究，她也感着特趣。就是這般，那謹愿的學習生，渡過她的初學時期，她以後一生的基礎，就在這寶貴的時期裡樹立了。

瑪利亞聖歐弗辣西，日後應得半世紀工夫，處於統治、領袖地位的人，一向特別重視服從的德行。虔誠的多默剛比 (Thomas à Kempis) 曾說：『假

如一個人，不會學過服從，他決不能號令統治。』這話確然不錯，我們可以說，不論是誰，及不到貝勒蒂姆姆統治得完善，因為誰都沒有能像她那般完善地服從。會記得有一次，在飯廳裡，正念着聖陶齊戴 (Saint Posithée) 傳記，當念到這一節：『陶齊戴因他的服從，現今在天國享受大大的光榮。』人家見到初學瑪利亞聖歐弗辣西的麵包上浸透了許多眼淚。服從的偉大性和美妙性，在她靈魂的眼光裡，好比一種甜蜜的形像表現着，這種形像，使她明瞭當她服從天主代表的命令時，便是順從天主的聖意。出了飯廳，照她習慣的正直，逕自去找院長告訴說，她熱望着能夠竭力修全這服從的德行。一年後，她得蒙准允，在會眾集團前發服從願。

瑪利亞聖歐弗辣西的虔誠，並沒有使她變爲憂愁，陰鬱。她是修院中的一縷陽光。遊息的時候，修女中間，那些久已習慣艱苦生活的先進前輩，

都喜歡她坐在她們中間：『到這裡來，小聖歐弗辣西。』大家都樂聽她有趣的敘述，雋永的談吐。

初願儀式

一八一七年九月九日，這位初學，宣行初願儀式。那天正值聖伯多祿克拉範（Saint Pierre Claver）的瞻禮紀念，於她頗覺適合，因為瑪利亞聖歐弗辣西對於救濟被棄靈魂，不遺餘力地工作着，正和那位耶穌會的傳教士一般無二。她那天覺得無限快樂地喊道：『噢！結合天主，專心致志爲他服務，那是何等的甘飴啊！』宣願之後，隨即被任爲管理改過婦女的副師傅，繼復受任監理教課的職務。她對那項任務，頗具卓見。

這位青年修女，富有感情，那就是她的成功秘訣。她懂得不得已而進

濟良所的那些孩童，面着對她們憎惡而存着成見的師長們，心裡應覺何等的難堪。

所以，她對於新來的人，竭力表示和善，去俯就她們，使兒童們，感到她們是何等的見愛於她。雖然她們有過過失，她仍敬重她們，親愛她們。從愛情發生的機智，使她早就明瞭靈魂上的創傷，正和肉體上的一般無二，應當特別精細地撫摩，以免加重痛苦。所以對於那些受她庇護的婦女，她從不隱刺，暗指過去的生活或提起以往的過失。非但如此，她還願見到她們，能得優禮的待遇，因為那樣使頑梗硬化的心反易感動。她不用冗長的宣道訓講，不過用和善的語調，在適當的時候或在熱切祈禱之後，說着精選的勸導。那些尙未固定在善道上的心，有時，雖一句溫和的責備，友誼的忠告，都能使它們激怒。她以爲用至誠開導這種靈魂而免除激怒的機會，是

修女們應有的任務。她深信一個僅僅脫離罪窟的靈魂，須得有愉悅安適的環境，才易保持向善的意志。她注意到，在大部分悔過婦女中，大多都經過兩種改悔時期。第一種大概是因一時感情作用而激起的，為時很短。當一個隸陷罪惡的女子，一進了這種濟良所，突然感到生活環境的安全幸福，寧靜，因而明白真理，悔過遷善。但是不久，向善心的反動，仍會隨時發生，她們漸會覺得新生活的單調，悶居所裡，宛如牢禁，一切規例，髣髴重負。那末管理師傅，便應用祈禱和種種親切和善方法，去感導那些靈魂，走進第二期經久的改悔：理智和意志的改悔。『罪婦們最大的誘惑，不外兩種，她一再申說，一種是違反信德的，一種是違反望德的。攻擊第一種，應當把基本教義，堅實地灌輸，使她們的信德穩固不搖。補救第二種，應當把耶穌聖心的良善，在修女們自身的言行裡反映出來，表示給這些失望的靈魂看。

瑪利亞聖歐弗辣西修女的唯一遺憾，就是嫌罪婦人數，徵集不廣，搜求不徧。『如果我們能有六十人！』她有時這樣嘆着。比她先進的修女們，雖愛她的豪興，不免微笑着她的『青年夢想』。這種熱夢，當然祇有青年，才高興去做，但這正是純潔之心的黃金夢，滿充着榮主熱忱的高尙夢！

多而濟良所的院長

一八二五年，適值選舉新院長。瑪利亞聖歐弗辣西那時正二十九歲，按照會規，須四十歲，才稱合格當選。然而會員都認她爲決能勝任，所以請求了聖教會的特許，一致公推她做院長。一切聖人所必經的內心痛苦，她也身歷了，結果使她熱烈的靈魂，鍛煉得更淨。在種種磨難中，她堅毅的意志，激勵得更形強固；經過這番奮鬥，她的聖德更進一步；她對於天主的無

限信任以及至公無私的精神，日增月累；她的心簡直要環抱普世，懷納全球哩！她就院長任後，第一件事，就是創立從良婦女協會（des Madeleines）。她早已覺得設立這種協會的必要。那些回頭改悔的靈魂，現在愛主很深，因為很深的罪過，得了赦免；她們願意從此貢獻生命，用於祈禱補贖。但是若望安特神父所創的會，立法時明文規定：那些婦女始終不能享受穿著仁愛聖母修會白色會服之權。而且其它修會，也難於收受她們入會。正在那時，有人告訴聖歐弗辣西姆姆，巴黎的濟良所裡，已成立了一種從良婦女會，取名『瑪特洛奈脫』（Madelonnettes）。她隨即致函那邊的院長，詢問詳情，結果收到了這樣敗興的覆信：『假如你沒有十字架背負，而却願意背負，那末，你祇須創立這種從良婦女會好了！』貝勒蒂姆姆，用她富有的常識，立刻想到：『爲何不另創新規以資試驗呢！』

她於是又致書聖衣會姆姆，她們却極示仁愛地代爲探訪會規和會服，并且供給從良婦女最先四人的會服原料。不意這新事業，特受天主眷顧，結果很好，使那創始人可以這樣宣說：『我所創辦的從良婦女會，絲毫未成爲我的十字架，反却成爲，而且永久將成爲我最美麗的得勝花冠！』

不久，新會之成和它的勢力，外人亦漸有所聞，貝勒蒂姆姆又從事擴充。那時理搦女士亦已并任迂徐林修院院長，對於她舊門生的企圖，深表贊同；聖衣會修女們也是加助於她的忠誠好友；多而的教士團對她尤表示欽佩之忱；盎地念伯爵夫人 (La Comtesse d'Andigné de Villequier) 在駐留盎日愛 (Angers) 之前，曾參觀多而濟良所，她見了『小歐弗辣西修女』，覺得她的超凡，對於該修會，也頓起注意。

但是，貝勒蒂姆姆最著名的建設，將來繁榮滋長，開花結果的樹幹，不

產生在名士貴人翼助之下，却先胚胎於街盜地方一個可憐女子的申請中。在彌留的病榻上，她致書盎日愛 (Angers) 主教蒙篤爾 (Mgr. Montault) 謙恭地要求在她的產生地，設立一處濟良所收容那裡和她一般的罪婦。蒙主教頗覺感動，隨即和他部下的教士商酌，得悉本區司鐸白勒東 (M. l'abbé Breton) 早已有意創辦這種事業。同時盎日愛城一位貴婦，納維而伯爵夫人 (La Comtesse de Neuville) 也正有此意，她已把款項撥給她的兒子去辦理。另一方面，白勒東司鐸 (M. l'abbé Breton) 正在訪求一個修會，以便襄助他計劃的實現。盎地念伯爵夫人，便把她在多而城所見那欣欣向榮的修院和富有才能的院長相告。白司鐸聆悉之餘，立即親赴多而，參觀修院，對於一切完備的設施，不覺驚佩。他隨即請求，在盎日愛城能有同樣建設。幾年後，提起這事，貝姆姆用她習慣的樸質說道：「當人家把一處為我

親愛罪婦的新建築，貢獻給我時，我覺得非常幸福，幾疑置身天國哩！』

盜日愛 (Angers) 的新建設

貝勒蒂姆姆現在被邀來盜，不畏艱困的白司鐸對於創設經費，已稍稍徵集，加上納維而伯爵夫人的遺金，差足購置相當的房屋，在創辦人員修女銳敏的眼光裡，已預覘着日後的繁榮。新購會所的形勢，極佔優勝，有廣大的花園。但是假若不想日後的發展，單看當時經濟的拮据情形，足使缺乏毅力之心，愁慮膽寒。房屋需要極大修理，方可合用，譬如花園正臨大街，須得易向，總之，全部都當敢造，但要實行這『全部』改造，貝勒蒂姆姆的囊橐，空空如也！已經很慷慨施助的人們，她不敢更行有所苛求，所以建會之初，貧困異常。晚上，不過洋燭一枝，燃放破玻璃杯上，以代燈光。幾位工

於針線的修女，日夜辛勤，藉博仰給工資。院長亦日製煙捲盈束，由所中一婦女，入市求售，聊事補助。有時麵包缺少，有時修女們僅用黑麵包，白水煮生菜，以代晚餐。但是她們的牧棧，建立在超性的原則上，創辦人視富足爲畏途，建光榮於貧窮。年復一年，盎日愛修院，成爲她最大的安慰。毗連的房舍，廣袤的牆垣和模範的農場，不僅如一所簡單的修院，儼然是一個繁榮的村落。院長創辦之初，經費支絀，告貸無方，但是信任天主上智，謙遜地，義勇地工作不輟，天主自然祝福了她的事業。

一八二九年七月卅一日，盎日愛修院成立之初，當卽定名『善牧會修院』(Convent du Bon-Pasteur) 法國革命之前，已有善牧會的設立，現在這樣命名，當然有紀念前會的意義。前院長瑪加利大待海 (Marguerite Des-
haies) 曾經預言說：將來必有新奇的成績，在一個更偉大，更經久的修院，繼

吾業以興起。這句預言，現在竟實現了。然而天邊一線曙光，還得黯淡片時。

瑪利亞聖歐弗辣西姆姆，多而院長之職，既未卸任，仍得回多，創辦人一去，善牧會便見衰頹。一八三一年院長任滿，始又來益，從此掌握新會會務，照記載她一生的傳記家說：『直至畢生，她的勢力圈擴張到全球才止。』貝勒蒂姆姆既回，新會勢力頓又強盛。那時有納維而北德理奧巨斯丁伯爵 (M. le comte Augustin de Potherie) 和福女燃着同樣的熱心，不啻成了

善牧會的鞠父。他自奉儉約，甚至甘於赤貧生活，結果把所有巨產，悉數捐助善牧會。修女們向他道謝，他簡樸地答說：『毋須謝我，我沒有送給你們，我是送給聖母的。』益地念伯爵夫人也用她的財產和勢力襄助貝姆姆。雖因她年齡太高，不克入會，她住在會裡，照她能力所及，與分着修女們的工作和會中一切神業。賴她準確的判決，寬裕的經濟，有助於新會，着實不

淺。她真是天主派遣給院長的助贊。

但是天主的事業，不免終有十字架背負。『噢！盎日愛的創辦，歐弗辣西姆姆日後對她的修女們說，曾使我賠了多少眼淚！然而人們愈痛苦，天主愈光榮，幸這思想，調和了最苦的愁慮！』確然像她的性格，每不易見諒於人們。她太樸質，太正直，不知曲折。當她以爲一種行法可以光榮天主或有益靈魂，她便不顧一切，立時全心去實行。『我的女兒們，她說，學習着遺忘你們自己，爲救靈的緣故。』這是她自身一生言行的圭臬。人家是否將視她爲野心家，她初不計及；在她，決沒有一「自我」存在的餘地。盎日愛的建設事業，有時感受着反對的信風，暴雨勢必侵襲而來呢！

總會長職務的產生

自從產生了濟良所，各地的會所，各自獨立，不相隸屬，一向沒有集中分所的總會，也沒有統一進行生活的原則。『安特神父，原就是這樣建立了仁愛聖母修會。』老派的人，喜歡這樣說着。反對前說的人，就提着異議，以爲時過境遷，不能固守成規，大勢所趨，自必有所改良。革命之後，在在需要改革新興，行將重建的修院，改良以前的組織，也正是絕好機會。貝勒蒂姆姆，願意產生一個總會長，如同耶穌會修士，(Les Jésuites) 和聖心會修女們 (Les Dames du Sacré-Coeur) 所有的一般；並且設立幹會，這樣，不但便於養成初學，聯絡各地分會，亦屬必不可少。那時除蓋日愛修院外，貝姆姆在各地建立的分院已不在少數，所以設立總會，很覺需要。贊成她的人，當然預計未來的總會長職務，非她莫屬。聖克洛特主教 (l'évêque de Saint-Claude) 不

已經說過嗎？『假如貝勒蒂姆姆成爲男子，她竟可做到教皇！』她能與不能，姑且不論，當她想建總會之時，她却並未計及位置問題。她之所以願意會務擴張，不過想着被救靈魂，更可多增加些。福女希冀着的改良，結果達到了那救靈目標；以後的事，可以徵實。

蒙篤而主教 (Mgr. Montaut) 把這事先行報告羅瑪，等待答覆，一面致書會中，寫道：『既然眾擎易舉，獨力難支，爲使光榮天主的工作，易得切效計，由益日愛修院創設的各地分院，暫時應得隸屬於它。』當這問題，待決於羅瑪的批准時，有一天，在堂晚禱，貝姆姆全神貫注到未來的緊要會務，不待完畢，便情不自禁地離了聖堂，囑副院長暫代其缺，她隨進臥室，致書奧台加而希樞機主教 (Cardinal Odescalchi) 陳述她和她會眾們的意見。信上開端寫道：『主之俾女在茲，希惟致成於我，如爾之言。』結束處又這樣

寫『區區心願厥惟光榮天主，如教宗陛下及我主教鈞座，均以總會長選舉，進行礙難者，惟有俯伏從命而已。』

『書發未久，她後來講述道，便發生一事，很覺奇特。某晚睡後，忽見一位素不相識的高職教士，身穿紅衣主教服飾，面現溫和聖德的神情，一望之下，不覺肅然起敬。他向我啟口道：『我兒毋畏，汝業行將得教宗贊許。天主已選我保護加助於汝。』言畢不見，那時我惟覺充滿慰藉信任。幾年以後，因事赴羅馬，進謁樞機主教，不意夢中所見，在此却實現無遺，不禁稱奇不置！於是把前夢，老實地告訴主教。他微加思索後，也說道：『這事真覺異常！現在我也把意外之遇，來告訴你。好久以來，我願意訪求一個獻身於罪婦救靈事業的女修會。我恆心地祈求天主俛允。一天我在聖伯多祿大堂舉行彌撒，特祈聖母轉求，使我宿願得償。就在那天，我接到了你的信！』

但是貝勒蒂姆姆的反對派，也竭力工作着。那時樞機主教團把這設立總會問題，已經開會討論，議決批准，羅瑪忽接控告，稱述善牧會會長有威脅部下修女之嫌。教皇因此通知哥勒各里樞機主教（*le Cardinal de Gregorio*）發起人之一，取消決議，收回成命。幸經樞機主教代貝院長及贊助她的蓋日愛主教和耶穌會司鐸數人，盡力辯護，教皇額我略第十六（*Gregoire XVI*）畧加考慮，便又問道：『攻擊院長的信共有多少？』陛下，十三封。』這些原告，告發些甚麼？沒有甚麼。』那末，教皇重又說道，正理是屬於她了。』於是在一八三五年四月三日，他便下了一道短短的諭旨，祝福批准。事後，還有這樣奇事的記載和傳說：當樞機主教團會集羅瑪，一致表決總會問題通過時，蓋日愛修院裡的大鐘，奇妙地，自動響了十三下，據說在院修女，都經耳聞的。

蒙篤爾主教 (Mgr. Montault) 首先接到批准的上諭，隨即把好消息函遞代理主教萊宜 (Mr. Régnier) 剛白萊 (Cambrai) 未來的紅衣主教，並致書眾修女們申賀。末後他附書這句戲言：『但是，注意着，不要長了你們的驕焰！』一個青年修女，日後倫敦的區總會長，那時尊嚴地答覆道：『曾經教導我們，處逆境或失意時，須寬大的姆姆，也會把處順境或得意時毋自滿的訓言，詔告過我們。』代理主教萊宜氏，本會一度反對設立總會，至是，漸受上主默感，對於貝勒蒂姆姆和她的事業，深加關切。

繁榮的發展

在法國，分會之設，風起雲湧，幾年中間，已散遍了勒芒 (Le Mans) 辯亂
諾勃 (Grenoble) 蒲滑替 (Poitiers) 梅茲 (Metz) 叔默迂 (Saumur) 曩西 (Nan-

和其他諸城。益日愛總院裏，大家期待的初試，也摩肩接踵，結隊成羣的濟濟滿院。善牧會之名，從此聲聞遐邇，鬚鬚有着奇妙的吸引力，感動人心。

奧台加爾希樞機主教 (le Cardinal Odescalchi) 自從接讀善牧會祖之信，久願該會出現羅馬。終於在一八三八那年，他致書會祖：『來吧！我的愛女，同你的幾位修女，從速來此，接待你們的房舍，已經備妥。這裏有許多待救的靈魂，需要你們！我呢，也好心慰：意大利期待着你們的傳佈事業，是怎地的偉大啊！你們鼓勇就道吧！既然天主是贊助你們的，還有誰能反對你們呢？』福女那時的愉快，非可言喻，從此，不但能瞻仰羅馬，而且竟可在那裏，建設她歷盡奮鬥，辛勞，痛苦而產生的修會。

她到了那裏，覺得司加來帶修院 (la Scaletta) 一切物質方面的設備，尚稱滿意。但是其中婦女十二人，污穢，懶惰，毫無紀律。領導她們的一位婦

女，是以前的改悔婦女，她們對於她，毫無敬意，不肯服從。她們所有時間，都耗費在睡眠，閒談，出外散步，至於室內的整潔，掃灑，一切不顧。修院內部，簡直全陷於反抗和混亂之中。幸經貝姆姆運用靈腕，諸事方始就緒，上軌，今之在意一如曩之在法。她和修女們初到之際，院中諸人，都饗以盛餐，作爲新紀元開始，此後不時施惠於她們，以期深得她們的心。然後以身作則，漸使她們學習工作；經過這番振頓，全院頓改舊觀，各部整潔有序，作事按照時刻，一切均有規律。

教皇額我畧第十六，招待貝姆姆，備極和善。她誠實的樸質，天真的熱誠，深深見愛於他，甚至她去後，教宗對奧主教說：『我想那位姆姆，簡直把我當作天主。』她呢，也屢次對她的修女們重覆稱述：『噢！我的女兒們，你們真是恁地幸福，能住在羅瑪，近着教宗聖父！』離那不朽的羅城之前，總

會長姆姆曾參觀聖彌額爾監獄，(la Prison Saint-Michel) 見了獄中二百二十個女囚徒，深覺憐憫，尤其當她們抓住她的念珠，懇求她留在那裏時，『她們喊道：假如我們有這些白衣姆姆，她們必會愛我們，使我們感覺幸福！』未幾，司加來帶修院，不敷應用，羅瑪城內，又設第二分院。其他分院，在意大利也繼續開設。

由司脫拉司堡 (Strasbourg) 修院，貝勒蒂姆姆預知善牧會必能傳達德國。那時德王對於益日愛的超凡事業，已有所聞，當即派遣宮庭主教一位，參觀總院。經過愛培哈主教 (Mgr Eberhard) 的褒揚報告，德王魯意第一 (Louis 1^{er}) 要求在默迂尼克 (Munich) 設立分院。至今，該院繁榮地繼續進行，發展。

不久，由愛培哈主教 (Mgr Eberhard) 宣傳之力，英國人士，也漸知善牧

會。然在倫敦，一時要興辦這種事業，還覺很難。有人建議，先在聖萊奧那（Saint-Léonard）創立分院一所；但是貝姆姆不甚贊成。派赴英國的修女們，那時來信，備言當地設會的一切困難情形。貝總院長，一面託人祭獻彌撒代禱，在晝日愛諸修女，一年中加念經文，祈求在英事業成功。一面函覆留英修女：『倫敦的建設，是我們總事業的產兒，成立之前，必經困難無疑。但是有志竟成，毋先自餒。』孜孜矻矻，夜以繼日，忍受絕大犧牲，以期成功，豈非你們應有的任務嗎？』終於在一八四一年三月四日，貝姆姆宣告會眾道：『英國的修院，明天成立了。我們留英的修女，明天準備收容婦孺入院了。聖母眞該做我們倫敦分院的會祖呢。』

富於權勢，財力的人們，事前每每應允着竭誠贊助，但是事到臨頭，需要緊急時，一是否毫無誠意，或力不從心。一却往往袖手旁觀，不加可否；這

類事實，數見不尠。所以福女惟有仰恃天主的援手，濟助。想到在英的建設，她說：『天主對於他的事業，含有妬意，他願獨攬成功，不容他人與分。這項建設，實是祈禱，服從，信任的效果。』一八四四年，這主之婢女，親蒞那被稱為『聖人島國』的英國視察。此後十二處分院，便又繼續着倫敦分院出現英國。

李曼利克 (Limerick) 地方的一位熱心人，李但女士 (Miss Reddan) 管理一處濟良所，已四十年，忽覺進贖擄修會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erci) 聖召。她正惴惴於繼任人選問題。巡遊英京，道經哈曼司密斯 (Hammersmith) 參觀了當地一處善牧會分院，深慶負責有人，她隨把以前的事業，全部託付了。蓋日愛總會長姆姆。愛爾蘭 (Ireland) 一地，現在計有分院七處。

那時在法各處修院，數目激增，在比利時的發展，也很進步。至在奧大

利，則經奧帝方濟各若瑟 (François-Joseph) 的要求，由國家備款，才在奧京維也納相近的納陶甫 (Nerdorf) 地方，開始設立第一分院。那院發展特盛，不久便徵集了四百五十餘人。計分修女，從良婦女，悔過婦女，女囚犯等，熱心的瑪克西米里揚親王 (archiduc Maximilien) 奧帝的兄弟，那時成了修院的保護人，在院裡建設了一所寬大的聖堂，帝后依撒伯爾 (l'Impératrice Elisabeth) 却供給聖堂內部的一切裝修用具等設備。

歐洲的地域，還不敷福女熱心的發展。她的傳佈宏願，尤在異族教外民衆的感化。那是她青年時代的理想，她慷慨之心的目標。她的分院，繼續在埃及，(Egypte) 瑪脫 (Malte) 亞日 (Alger) 印度 (Indes) 南北美洲，(les deux Amériques) 加拿大，(Canada) 澳洲 (Australie) 等地設立。修院中主要業務，本爲收容悔過婦女，然在必要時也變通辦法，所以那些善牧會修女，有管理

監獄的，有辦理學校的，院內有時並也附設醫院和施診所。

不論遠近的各處分院，總會長都用一種努力不懈的愛情護視着；有時勉勵，有時勸導，有時貢獻意見，竭忠盡智，不遺餘力。各地的院長都感覺着她全心的注意。當她每次設立新院，或孤立無援，或遭人反對，她初不介意。她把謙遜之德，信任之誠，救靈之熱，早經浸透了她部下修女們的心。內中有好幾位，深受她的薰陶，常甘居下位。她因此滿足地喊道：『女兒們，足見我們的會，已達黃金時代。因為在上位的人，都甘居下位的呢！』

欲人之善者，必先修己身，這是毫無疑義的；貝總會長，常以此語，勗勉同人，她對各地分院院長，常這般說：『修女們的德行，務須極端留意，注重。因為沒有德行，不論何事，我們都不克成功。』她的意見，既有力，有識，又超性，高尚。她異常正真，毫不枉情，偶覺部下的一位院長，遇到為難情形，缺乏

精神上的果敢，她愀然致書於她道：「我兒，我的愛兒，於汝一身，何事足畏？耶穌基利斯督，豈非汝之實力？務請維持尊嚴，直言不諱，毋畏，毋違。」

每一分院成立，福女便一度感着異常的愉快，但每次和她的修女們分離時，她的心也破碎了。幸而她終抑悲忍痛地把痛苦奉獻「善牧耶穌，」希望他降賜超性之福。果然，她的事業特邀天主寵眷，異常發達，見到的人，莫不驚奇；他們不知道她的事業實是信德，愛情，痛苦的結晶。

這種堅苦卓絕的創業精神，出發在總長姆姆之身，傳達到她神女們之心。每遇遠地艱難的事業有所動議，立時踴躍爭先的志願兵，超過需要的人數；有時竟闔院全部，均自告奮勇，不肯後人，願意前往効勞。然而她們對於總院和總長姆姆依戀不捨的愛情，深切偉大，見者動心！

庇護第九未登教皇寶座之前，由瑪司帶樞機主教 (le Cardinal Mastai)

升任依莫拉總主教 (archevêque d'Imola) 時，曾在那裏，建立善牧會修院一所，當修女們到依城時，會所房屋，尙未竣工，因此暫住主教衙署之一部。一天，在盜日愛攜來的行李中，主教看見一個小匣，封固完好，上面還寫道：『說我於汝，竟至遺忘，噢！西宛，幸我舌毋離我顎，』 (O Sion, que ma langue s'attache à mon palais) 他以為這神秘的小匣，藏着甚麼聖骨，便請修女們啟視，及見裏面藏着的泥土，不勝驚異地問道：『這是什麼？』『主教鈞座，她們答道，這是我們總院花園裏的一些泥土。我們想把它放在新院的中心區，栽下玫瑰一枝，藉此，我們可以吸受總院的芬芳。』後來主教升了教皇，還記憶着這些修女，常加惠於盜日愛修會，繼續不輟。

我們的那位「主之婢女」 (la Servante de Dieu) 往來信札，非常之多，粗一展開，書信內容，不如會中其它記錄，趣味濃厚。她的行文，別具風致，雖

然慣用簡短句法，却也不同凡俗。假如詳細揣摩，便覺她的文勢和追求的目標，何其神合，巧妙，並可推知她所採用的形式，具着聰明，正和內容的高超，不相上下。這些書信，屢屢中輟，甫一動筆，百事薈集，幾至思想，不能始終一貫。她寫信目的，無非貢獻意見，鼓勵勸勉，互通聲氣，以慰別離者之心，結果，她的目標，完全達到。在兩三頁的信箋裏，有時，在短列的嘆詞中，總長姆姆報告新聞，詢問消息，註釋一二件瑣務，並且親熱地闡述許多熱心事項。

再後的勸告

對於派遣國外的修女，福女常按照發於內心的忠告，指導她們：『各地情形不同，你們務須迎合趨勢，適應環境。』能行的善功，盡力毋怠，比較願行的善功，尤應佔先。『素重規律的她，對於幾種慈善事業，因太用強力，

缺少正直和自然，以致不能成就，她却看得很清。所以她每每勸她的部下，孩子們的食料，應當注意，並且舉着實例：『在羅馬時，兩處同樣的分院，其一頗能受人贊許，另一則相形見絀。理由却非常簡單，不過因為前者採用本地燒法，後者強施法國式烹調。』

一個善牧會的修女和其它各國的修女，相處之後，能互相了解，無猜無嫌，合意投機，必須彼此破除國界成見，國籍分疆，應當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一個城池，一個建設，貝姆姆對她的女兒們說，豈能滿足我們包攬普世事業的雄圖，我們的事業應當擴張到全球：小小一角的地域，豈可就此圈住了我們的心！我呢，不願人家對我說你是法國人；我也是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美洲，斐洲，印度各地的人；總之，任何有着待救的靈魂的地域，都是我的國籍！』

貝勒蒂姆姆的特長在和她神女們集會時的演詞裡宣洩無遺她滿
充着神火，感情和赤子之誠的美麗靈魂，在她簡樸而富有辯才的語言裏，
反映出來。以下所述的幾則，不過零星片段，也可聊見一斑。

「謀人羣福利，增天主光榮的願望，足使人心向上，入超。」爲我們的
傳佈事業，我們應當犧牲一切。假如沒有大量的親愛，沒有容受一切善舉
的寬大心，不足以言傳佈。一個短少勇氣的修女，愛好舒適，畏艱難，避逆境
的人，胸襟太窄，不足以言救靈！至愛的女兒們，爲靈魂的緣故，有甚麼痛
苦呢！但是，對於你們宣願時的第四項誓言，應當忠實愛戴！我呢，我承認我
的內心，燃着救靈的熱望，這種火焰，簡直熔燒，吞滅了我。」

一個人應當習於感受缺乏，不自由，和種種不良的境遇。對待孩童，
應當特別和善，百折不回地始終忍耐。我們的職務，確然鄭重，有時甚至

非常艱巨，如欲妥盡我們的責任，不抱缺憾，非有克己勇敢的精神不可。但是，造福人靈的宏願，能供給我們需要的精力，使我們惕然興起，勝過我們的懦弱；而且，如果當真切愛天主的話，那末這種愛情，爲求天主光榮計，能使我們忍受一切。

當你們離別總院時，你們感覺痛苦，甚至盡量哭泣，因爲生生地別離世間僅有的一切最愛事物而感受痛苦，這是知仁之心的一種天然感情，我不以爲非，並且，我也表同情。這種神聖的親愛，我很贊成，而且我深信總院之得以生存，繁榮，正靠這愛情的維持，保存。

『我們的修會，奠基於熱愛靈魂，而且也端賴這種愛情，才能維持會務的進行，切記此旨，毋忘爲要。對於靈魂應有的愛情，宜以何名名之，你們知道嗎？我名之曰『尊重之愛。』(Amour d'appréciation) 聖人們愛人靈魂，因

爲它們是吾主聖血的代價。不論衣衫襤褸的貧孩，或負有重罪之人，聖人們對於他們的靈魂一律尊重着，因爲任何靈魂，都見愛於天主，都經耶穌流血贖回的。偉大的天主，我們在世，如果不爲救助弟兄們的靈魂，那末所爲何事呢？又何爲而入世呢？把我們自身和至聖聖體裏的耶穌給合，在那裏，永久毀滅自己，爲迷途的靈魂，爲那些頑梗不化，不願顧慮罪惡給予他們一切禍害的靈魂，做着犧牲，獻身於永久聖父之前。他降生入世，爲救贖這些靈魂，因此，當這不可思議的愛情奧蹟，實踐完成，上主爲之感動。『而我們呢，對於他，始終不願有所貢獻嗎？啊！當然願意，我們把他受盡痛苦，救贖回來的那些靈魂，領導幾個歸還他，聊盡我們的心意吧！』

貝勒蒂姆姆充滿着榮主教靈宏願的心，正和救主耶穌的心，心心相印着。雖然比較微弱一些，却不失爲可崇可欽聖心的寫真。享受酬報的時

期，現已不遠，一生勤奮，痛苦，加以年齒邁進，兼罹劇疾，終至心力交瘁，一蹶不振。現在，她得勝榮冠最後的鑽石，鑲嵌竣工，一簣之功未虧，極峯之登有望，瑪利亞聖歐弗辣西姆姆，在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安終晝日愛總院，年屆七十有二。逝世的前晚，幾位修女，回自英國。她一如平時，和善地喊道：『趣前，趣近我側，至愛的女兒們，天主保持我的生命，使我對於你們，能行最後祝福，並能把你們緊抱心頭！』

當她痛苦最烈之時，她失望的女兒們，見她目光向上，口中喃喃自語道：『噢！天國何其美妙！我見吾主在許多特選者之中。我覺聖母亦在吾側！假如我能達到聖母示我的高處，我便看見平安的天主！我希望，我希望着：天主必將仁慈待我。』因爲我們第四誓願之力。

儀表和才智德性

世俗眼光每認爲重要的外貌，甚至超視於靈魂方面最優秀的才智。以上的外貌，那主之婢女，在這外表方面，却一無特長，她自己也樂於承認。然而她有一種不可名言的中人意和可愛的吸引力。短小的身體；正直，大方，尊貴，莊重而又很自然的態度，在在足以表示她不平凡的特徵。遇到盛大儀典，她不知不覺地具着一種尊嚴神情，使見者不能不受感動。她的面部發展勻稱，五官端正協調；有着反映和平的廣額；微棕的膚色下，閃着炯炯有光，神彩奕奕，善於表情而含有深切沉着勢力的眼睛。整個儀容，烘染着靈魂方面的感情，襯托出內心的和善。唇邊的微笑，輕易地舒展；溫和而嘹亮的聲音，悅耳爽神。當她接待賓客，不論大小，溫雅大方，彬彬有禮。凡和她關係稍密，相知稍深的人，感受她的影響，鬚鬚着了一種什麼聖的魔力。

她的一盼，一顧，一言，一笑，沒有一處，不足動人。

理智感情方面，她都有特厚的天賦。她有清楚，活潑，深切，高超的悟性，事無巨細，經過她的審察，便了如指掌地洞悉內容，照明真理。兼又憶力過人，一切新事舊聞，縷陳條述，條理分明地詳記無遺。雖衰老之年，猶如青年時代，並不健忘。她的判決力，也非常準確，不論於事於人，都估斷得非常公正，健全，合乎法理。此外，經過明智調節的想像力，協助她在強固的印象下，和顯明的色彩中，把真理實情，表現產生。她易感的心，富愛情，寬大，慷慨。赤忠待人，甚至不畏犧牲，那是完全因為受了愛主之心，利人之誠的驅使。這太如宇宙的宏偉之心，完全貢獻於光榮天主，造福靈魂的事業中了。蒲滑

替 (Poitiers) 有名的主教庇護 (Mgr Pie) 視她為法國最能幹的女子。他說：

「她有顯著的才能，靈敏的頭腦，她不難運用靈巧堅決的手腕，掌握政權，

治理全法的一切國務。』

納維而伯爵 (M. le Comte de Neuville) 喚她爲：『我們的聖總院長。』

“Notre Sainte Générale” 他深信：『她的靈魂，如聖女各來脫 (Sainte Colette) 和

聖女德肋撒 (Sainte Thérèse) 一般的善於默禱；如聖老楞佐一般的善於犧牲，如聖保祿般的堅強，足以任艱負重；如無玷聖母和天主聖子般的至公無私，傲屣世財，寵被殊愛，榮受特選。』總之，修院內外，一切的人，祇要不被成見蒙蔽，都能看見她的聖德的。

眞福列品的榮銜

瑪利亞聖歐弗辣西姆姆的聖德，久而彌彰；因她轉求之功而得到的靈蹟，日漸顯揚；因此眞福列品的建議方案，在一八八六年，送呈羅瑪。此後，

每年按時舉行會議，終於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聖儀公會』承認這位主之婢女的德行超凡。同年二月廿五，庇護第十一頒發諭旨照准，就在會議廳上，親自參加宣布盛典。諭旨宣讀之後，盎日愛主教呂穆 (Mgr. Ru-mean) 畧作簡詞，接着教宗有非常美妙的演說，據說在這種類似的儀式中，實在是難得聽到的。下面附錄着的幾則，不過一鱗半爪，不足以窺全豹：『善牧會的事業，宛如中天閃耀着的明星，散佈各處，培植救贖和復興的善果：不到百年，已經建設了二百八十二處會所。』會中修女，也已超過了九千之數。這九千之眾，都是貴族中之至貴者，基多的貴族；她們幹着耶穌的事業，仁愛帝王，善牧耶穌的事業。因這事業的發展繁榮，受惠的靈魂，已達六萬之譜；在這數量上，足見利人之深，益人之廣，造福之宏，行善之偉，簡非片言所能表示於萬一。而這種驚人的成績，偉大的發展，却端賴以

前那位可敬的主之婢女竭智盡忠，一心一德，心神交瘁地工作，才行成功。沒有她以前培植的根，那有今日纍纍的果。她的絕德超行，嘉言懿訓，堅苦卓絕的精神，勇毅奮勉的忠誠，一切超凡的美德，怎不流芳千古，使人景仰萬世呢！總之，她以區區一身，兼集一切德能，初不知何德特發展，何能稱佔先：她真不愧烈女子，偉婦人之稱號：這女中模範，懾國偉人，簡直超過了舉世人類完美的典型：『

檢查聖蹟的初期預備會，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廿八日召集。同年七月廿四，繼續舉行正式預備會，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式會議成立，頗佔勝利。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宣讀諭旨，主之婢女列品真福時所需要的兩聖蹟，遂經確定承認有效。

第一件，一九一三年八月間，發生在美國芒菲司 (Memphis) 地方的善

收會修院裡。患病者瑪利亞瑪達肋納霍傑，(Marie Madeleine Hodges) 立時完全治療。瑪利亞瑪達肋納，初患膽囊病，經開刀奏效。但是，忽又發現胃腸癌症，患部蔓延，病入膏肓，勢難醫治。經多醫診斷，認為不可救藥。然而當舉行瑪利亞聖歐弗辣西姆姆的九日敬禮時，得她轉祈之功，不治之症，竟一旦告痊。九日敬禮中的一天下午，瑪利亞瑪達肋納忽覺病體霍然，起床行走，却一如恒人，登樓下樓亦迅速自如，當晚竟能為一百七十人司侍餐之職。兩位代她診病的猶太醫師，斷定這驟然的治療，決非人力，誠實地承認是聖蹟無疑。

第二件聖蹟，也很顯著，受治者，瑪利亞奧利物，(Marie Olive) 是聖奧曼 (Saint-Omer) 地方善牧會修院裡的一個女生。一九二三年，她的面部，忽患一種可怕的病症，不久結成膿瘡，一九二五那年，整個鼻子和頭額一部，

全被侵蝕。診病醫士和「聖儀公會」推選的鑒定人，都斷定爲皮癬症，決無突然療痊之理。瑪利亞奧利物曾在聖奧曼，(Saint-Omer) 薄範 (Beauvais) 巴黎 (Paris) 等處，訪求名醫，就診各地醫院，經過許多診治手續，迄未見效。後由修女們和她本人祈求瑪利亞聖歐弗辣西姆姆，並把她的聖骨，安置患處。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聖瞻禮七那天，晚上七時，瘡口忽然出血，十時左右，病者入睡。夜間，微覺面部叮刺，醒後，以手撫面，取鏡照視，膿瘡忽已消失。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教皇下令，宣讀論文，舉行那教宗尊座自稱爲『偉大的主之婢女』“Grande Servante de Dieu” 的眞福列品典禮。『這是一個偉大的典型，他說，一位偉大的夫人，一等社會的第一流人物！稱她偉大，確然沒有絲毫不合，就在人事方面說，也頗適當；至於她的事業，不僅服

務人類，籌謀現世暫時的福利；却簡直是不朽的，超性的，上天的事業，天主的事業；因此，她的偉大，在超性方面說，更屬無限。總之，她有宏偉廣遠的思想，創造，發動，努力進行的模範行爲；而她的建設天才，堅強意志，剛毅恒性，卒使她排除艱難，推翻障礙，勝利成功。這些嘉德懿行，叢集一身，才使『主之婢女』超然卓然，凌越一切之上，才使她走過的任何行程，都留下深刻的跡象。天主號召她，叫她建立了福利人羣的偉業，善牧修會的建設；就是說，在綿綿未來，創下一個絕大家庭，產生許多盡心竭力，獻身於善牧事業的修女，將來不僅因人數的眾多，而尤在精神的一貫以擴張她們事業的勢力和權限：』

榮典

這『主之婢女』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舉行葬儀，教宗庇護十一復選定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正式舉行眞福列品慶祝榮典。從此，聖教會裡，復活節後，已經指定爲善牧主保瞻禮的第二主日，成了救主特簡的善牧會祖光榮紀念週。那天，聖伯多祿大堂的聖樓上，坐滿了善牧會的白衣修女隊。她們包羅了各種國籍，各種方言的三百之眾。這位『烈女子』“Vraie Femme forte”的女兒們，四方響應着一致宣布福女的榮銜。遍散五洲各地，三百二十一處善牧會修院的祭臺，都得舉行慶祝盛典。貝勒蒂家族參與儀典者，有三十多人。當福女飄然登臨，身膺至高榮銜，升達天國，三位天神，手持童貞花，修會章程，眞福品冊封，護擁着她的時候，她的雙方

家族，出身家族和修道家族，都感着非常的欣幸，天國的榮福。

宏偉之心的福女瑪利亞聖歐弗辣西，在天主座前，爲我等祈！

上海分院

一八四三年聖嬰會慈善事業的發起人，福屏尙松主教，(Mgr de Forbin-Janson) 曾向歐弗辣西姆姆建議，要求在中國設立善牧會分院。天主的時刻未到，那計畫終於沒有實現。卒使福女素願未償，蓄志以沒。

一九二六年，這計畫，又遭一度失敗，主因是由於時局不靖，難於有所建設。

但是經過惠主教 (Mgr Haouisée) 在盎日愛總會參觀和要求後，中國善牧會分院的設立，終於確定。一九三三年一月二一日，三位受任來華預備一切的修女先行抵滬。五月八日，聖彌額爾瞻禮日，修院的建築，便行興工。十月十九日新院告竣，由惠主教行祝聖典禮。翌日，復由主教，在修院臨

時小堂，親自舉行開堂彌撒。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九日，到善牧會來的女孩，開始進院，暫居上層。

那時收容寄宿婦女的宿舍，正在建築：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二日，聖女瑪利亞瑪達肋納的瞻禮日興工的宿舍，在本年四月二十三號才行祝聖。翌日廿四號，開始舉行會祖真福列品的三日敬禮，主教舉行彌撒。一、年幼兒女當時已佔二層樓。一、年紀較長的寄宿婦女在五月一號，開始收容。

宿舍位置，極佔優勢，有闊廊可通修院。宿舍西北兩方，此後還擬擴充，以便收容各級住宿婦女。聖堂適佔中部，各部留宿人員，出入都很便利。

現在，院中已可收容女孩或年紀較長的女子一百五十名。院中設備，已漸臻完備。工作室，飯廳，臥室，遊戲場，成人和孩童，均行分隔，不相混合。年幼的，得受相合她們年齡程度的教育，學問，智識，技能；年長的專習縫紉，浣

洗，刺繡以及其它工作；預備將來，離院以後，能夠合理地維持自己生活。如有願意終身留院的，亦悉聽自便。

不論信仰何種宗教，不論隸屬何種國籍，院中一律分別收容。有力付費的，須視家况或按照各人經濟狀況，相當取費。

24
608044

24

608044